

程

戰國策卷第八

韓

康子

三晉之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

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

補注曰溜言多山石水所溜也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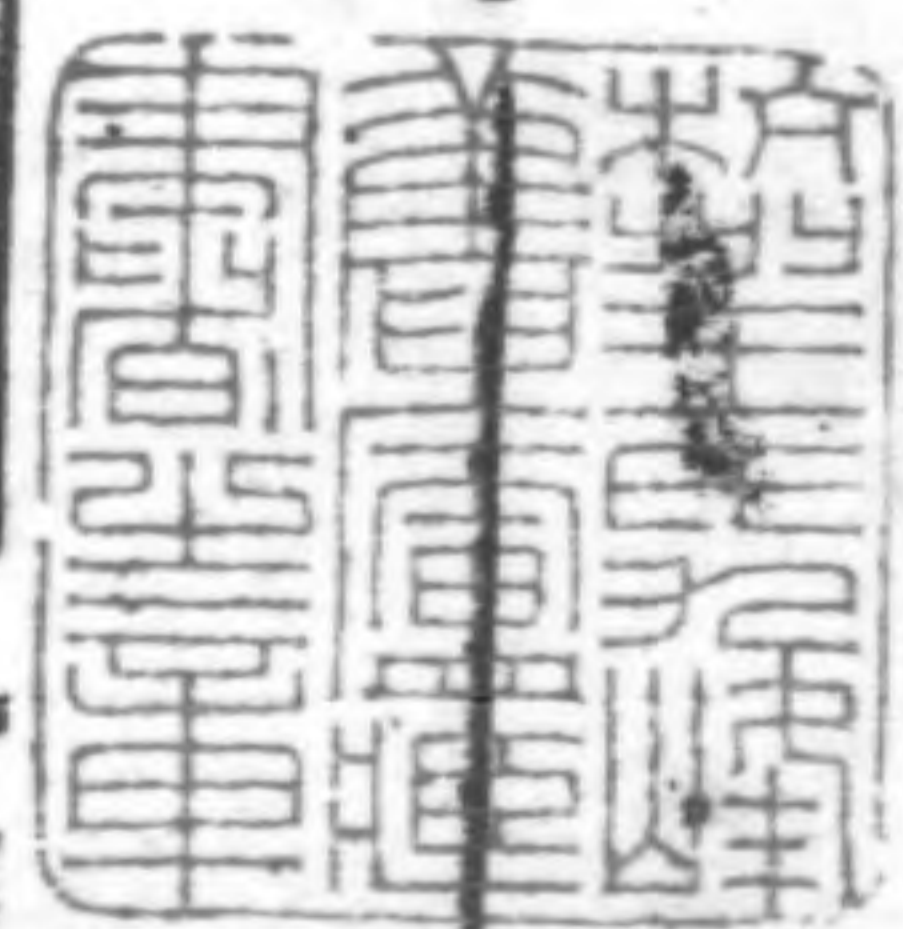
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

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

正注曰言地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

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大

烈侯



韓傀相韓補注曰史作嚴遂者君二人相也嚴

遂政議直指政正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

朝嚴遂拔劍逐之以救解得有解於是嚴遂懼誅

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

井里軹邑深聶政勇敢士也避伏隱於屠者之間

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

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後之日淺遂謙言後于政

也事今薄迫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飭聶

政毋前仲子遂之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

政驚愈恠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

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且夕得其脆

以養親親供養備自足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

子辟人隱避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

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

為丈人糜爛之費糲刀制邠達二以反足下之謹

補注曰一本交反字誤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

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

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

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

死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

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亦遠千里枉車騎而

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

者稱也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然是

深知政也我雖不受亦知矣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

補注睚眦舉目相忤者即殺之也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

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

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

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

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

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

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言甚陳兵備之臣使人刺之終莫

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

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事泄易聞今殺人之相

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

生得失謂相可否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

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

劍至韓韓適有東孟地名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

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韓

傀走而抱烈侯聶政刺之兼中烈侯左右大亂聶

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面皮以刀去其面皮欲令人不

識扶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
 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嫫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
 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
 勇哉氣矜之隆矜自是其軼實育高成荆矣也軼過
荆古之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
 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
 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
 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
 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如不避趙醉之
 誅鮑注趙醉菜也以揚其名也

昭侯

成卒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
 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魏之園邨鄆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

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

而可注與趙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

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

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注可盡忠而已矣

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謂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

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
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
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
牛後謂寧為雞口而自先不為牛後而隨人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
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
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
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
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宣惠王

宣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

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即闕而簡
公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
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
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
國必危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
曰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秦攻陞韓使人馳南陽之地馳及走秦已馳而秦進

也又攻陞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陞陳軫
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其形勢交不親故割割

求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
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
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其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
固私府也竊為王不取也

秦韓戰于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
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
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
曰善乃徹公仲之行徹戒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
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
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以一都之兵備秦韓并兵南

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禱神而今已得之矣楚

國必伐王聽臣為之徹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
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

已韓為不能聽我使其或不信我韓之德王也必
不為鴈行以來必不為秦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

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使其信我起絕和於秦秦
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

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
王大說乃徹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

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

意於秦故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
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
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
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
伐楚楚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
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
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
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
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
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
必以率為陽也陽與同不實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
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
義此所謂不實者自今以來不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
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襄王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
非麥而豆豆即菽補注曰古語民之所食大抵
飯藿羹藿菽之少者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
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

十萬而斬徒負養言斬後付在其中矣為除守徵

亭障塞微音也是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

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踧踖音捷俱謂科

頭不著貫願奮戟者言貫被殺者之願而猶奮戟

是非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

後蹄間二尋者踧跳也正注索隱云謂馬前足探

過二尋也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

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謂死右挾

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

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

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

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不能幸矣諸侯不料兵

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其言好辭比周以相飾

也各相飾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

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者無過於

此者矣六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

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

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

安矣不成秦謂不成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

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

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敵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鄭疆之走張儀於秦注諸之於秦使逐之曰儀之使者必之楚

矣故謂太宰注大宰楚官曰公留儀之使者留之

有據而詐秦疆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西請秦王曰張儀

使人致上庸之地注秦惠十三年取上庸今言儀致之楚欲以怨秦故使

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宜陽之役楊佺補注佺即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

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市甘茂也茂與顯爭國得九鼎其功

大秦必棄茂用顯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

則茂事敗矣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石祁以

質許地言以地相易則樓緩必敗矣注緩害韓者趙韓合故緩敗收

韓趙之地補注曰一本地作兵以臨魏樓虜必敗矣注虜亦

韓趙為一魏必倍秦倍皆同甘茂必敗矣注茂攻

得趙魏則不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矣注陽韓楚特秦

齊程強為魏合齊得齊助則楚敗矣須秦必敗少待則秦失魏宜陽

必不拔矣為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注曰必

急猶能奔觸以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

以為必可以封補注公仲自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解中

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有必亡之勢

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闕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

壽曰吾令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我謁之公仲曰

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

以貴者貴謂所由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

智能公也不如其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

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

黨於韓而其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

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其茂同道也公何以異

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謂信之是自為貴

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謂待楚若此

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其

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待楚是外舉不

避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其茂許公仲以

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謂不反民而徒收武遂韓

與必不向子曰然則柰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曰公

何不以秦為韓求穎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
 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
 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
 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柰何對曰此善
 事也其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
 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
 以公孫郝其茂之無事也注言其失權

客卿為韓謂秦王曰韓瑛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
 其國不知異國言不知已而不知人也彼公仲者秦
 勢能誑之誑抑下也以秦之強首之者瑛為疾矣謂秦為天

下強國韓珉以兵向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遠薄梁
之其議必病於國矣

郭所以不反魏者相合也以為成而過南陽之道
 欲以四國西首也此言珉進四國之兵以攻秦也

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群臣
 皆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亡謂喪地絕

之責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從臣謂
缺文蓋群臣不果伐秦今王位正注謂能正張儀

事近臣矣近臣謂郝言無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
謂儀事如公孫郝之貴不得議其茂則大臣不得

輻輳以事其上則群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

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言病二國

重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國矣言為諸侯

嘗因公孫郝而不受秦而郝不受其因則諸侯不

敢因群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

可得而知也群臣不周以蔽上則王之明二也公

孫郝擣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疑補注王猶攻

之也言王不從其請而猶攻之其茂約楚趙而攻敬敬疑攻魏

是且搆我此乃結我且攻宜陽攻韓王猶校之也

言王不以攻魏攻宜陽群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

者謂以上四事臣故願公仲之以國待於王聽王之斷而無

自左右也謂不必因群臣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注聽言於衆人非必聽實也非必務

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

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其茂歡齊兵以

勸止魏注郝善齊故善郝則喜於齊之攻魏楚趙

皆公之讎也注觀此則善齊故讎公仲與齊也臣恐國之以

此為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

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為黨於公而弗之聽其茂不

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

行願行願之為秦王臣也公注無私秦信臣請為

公謂秦王曰請行願為公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

齊魏別與合與合言二國自相別合也注非於秦

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

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

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

輕也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王聽其茂以韓秦之

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求割地而合於魏是

秦輕也臣以其茂為不忠故不如令韓中立以攻

齊王言救魏以勁之注齊時先以伐魏故令秦王聲言救魏以勁韓之攻齊

齊魏不能相聽必離注秦救魏則魏不離齊亦不合於齊兵交王欲

則信公孫郝於齊為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

王之願也王欲則信其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

以韓秦此以上疑有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為令韓

以中立以攻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

不肯言其茂薄言不得厚於王而不敢謁此二人王之

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注不行其說南委國於楚

注以國事聽於楚楚王弗聽蘇代為謂楚王曰不若聽而

備於其反也不信謂朋之反也仲名常仗趙而畔楚

伐齊而畔秦此言不信之公仲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其患之謂公仲甚患此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言公仲反之不信人故欲為信也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武遂韓邑時取於秦注揚疑傷字訛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

為公求武遂以限秦無秦患而德楚韓楚之縣而已注言楚屬於楚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陽侯海神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辨於薛公

而輕秦辨治國事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

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韓滅鄭徙都之故稱立韓擾而廢公

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謂西周君最之本國君也

今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

市言移怒今公叔怨齊無柰何也謂不能善齊必絕周君

而深怨我矣史舍曰舍與周最同使者公行矣請令公叔

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人見曰周最

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使

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

齊大夫諸子有犬大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

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
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
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為
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
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
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
擾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唐客楚謂
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敝邑之所
憎也韓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請

於楚而不敢為楚計為韓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

相能得人心者韓不能獨立相非其人韓勢必善

楚絕句勢必以王曰楚王告吾欲以國輔韓珉而

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仕唐

客於諸公注蓋薦之於韓而使之主韓楚之事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其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

秦王固疑其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社聊為公

仲謂秦王曰朋也願因茂以事王注云若公仲與

之秦王大怒於其茂故樗里疾大說聊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冷向謂鄭彊曰公以八

白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

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

存焉幾瑟韓太子嬰弟時故言伐楚也今已令楚

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

旬有餘彼已角角疑用字訛言楚而幾瑟公叔之

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

楚注幾瑟質楚秦固疑之公叔與幾瑟讐故秦不

韓秦所惡也其伐不待請矣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謂出史陽

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

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

趙魏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

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

敗矣

錡宣之教韓王取秦注言與曰為公叔具車百乘言

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

王必取我我三川也韓王之心不可解矣言其聞三川

地故與王何不試以襄子為質於韓令韓王知王

之不取三川也囚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

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咎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說昭子也陽曰戰未必勝請為子起兵以之魏子

有辭以母戰於是太子與昭陽梁王皆德公矣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恐為秦所留教陽向說秦王曰留

馮君以善韓臣注韓之族馮者非上智也主君不

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謂藉秦之勢馮君廣王言廣秦王之意

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言不理其事則王澤布而害

於韓矣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疆為楚王使於韓矯以新城

陽人命世子以與公叔爭國言以新城陽人也楚怒將

罪之鄭疆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世子得

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謂得魏必急韓

氏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陽人敢索言不取

若戰而不勝幸而不死今且以至言歸又安敢言

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中庶子官名謂太子

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齊助公叔太子曰不可

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

以圖國之全為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

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韓也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謂

太子秦楚若無韓謂輕心陰事伯嬰謂韓大夫伯嬰必陰事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陰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幾瑟必不敢輔伯嬰以為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止伯嬰之圖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為亂矣此便於公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為韓求質子於楚楚不主幾瑟則必入質以此卜之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為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害魏魏氏不敢東謂不齊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其

與秦同否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時楚時怨也楚王必重公矣新城責於秦楚欲秦援之故重新城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

韓不敢離楚也王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為之請太

子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

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

讎於魏而德王矣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羊我曰廢公叔而

相幾瑟者楚也正注曰相助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

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公不如令秦

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

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今楚兵

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

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止之也公必將矣公因以

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

韓楚奉公矣

楚公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楚欲立

嬰秦立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

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殺韓人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唇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

焉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其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其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其茂曰先生毋復言也其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言公仲意得秦師如持柄然必得而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殺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

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殺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

韓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

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

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注云不與楚戰公仲曰柰何

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

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與與

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

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

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侍秦而勁必輕與楚

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注不為韓用必易與公相支也

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注云乘因以取之也易三川而歸公

戰不勝楚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

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

言收壘注壘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其實猶有約也其實相約以攻

韓公仲恐曰然則柰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

身而後張儀正注云先韓者急圖其國後秦者不望其救先身者善已之謀後儀者不

之壘於人詐臣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

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不隨於詐謀為外於

儀其實猶之不失秦也秦委國於公以解伐則秦亦不怨是猶不失秦也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注云一惟其母知

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

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為

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

魏之和成而非公適兩東之謂秦魏自成非則韓

必謀矣謂必謀與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

注云從人而已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

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注全秦是公危矣今公

與安成君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

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東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

我而國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

西重於秦探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下裂地

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

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相違

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

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姚注而秦魏和則

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為福不成

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

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

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注曰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釐注曰釐也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倭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於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言兩周微雖善秦不足以為天下之先計韓重國足

以先天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秦與天下相爭之機多於二周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釐王

韓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立欲咎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其秦母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為戒注云所謂不立則曰來効賊也注云得立者以咎弟為賊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

成臯魏順謂沛丘君曰五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沛丘沛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乎卜五國之輕重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沛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沛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沛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沛丘存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為韓說秦王

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注云禱言以此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言交此其說今代之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下文皆不乘自輔事秦以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雖將得夫中國白頭游教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鞶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鞶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

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

謂窺伺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主曰善

或魏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

將安出矣注言有憂秦之欲伐韓以東闕周室甚

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

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

欲痛之以固交也注攻之深使秦王不察因欲中

立梁不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為秦用韓必舉矣

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為兄

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

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

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

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

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下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

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

亡矣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

士也韓與魏敵倖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

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

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

外靡於天下矣

謂其志驕必自靡

是魏敵矣諸侯惡魏

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

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

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

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

心矣

謂欲人尊秦為事

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以定韓者

注言不以

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

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

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下此皆以

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

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

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

成王於天下也

注言志在尊王而已

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

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為實者攻其形昔者吳

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

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

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

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

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

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

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
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小長貴賤畢呼霸王臣
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言必不可
得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感列侯而
殪之立以為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
為之先也是故列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
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列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
而為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
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
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

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
雖為桓公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
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列侯以為君而許異
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
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王
之豐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
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
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
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
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

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為之說韓王曰三川服

矣王亦知之乎後且共貴公子謂後人共立王於

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韓計之非

金無以也用金以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

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及得

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

秦注美人怨韓賣情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其疏

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

為金而事秦絕法侈之用度存是金必行言必得金而

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注云言故善

為計者不見內行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

之鄆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

魏緩則必戰注與齊戰勝攻鄆而取之易矣注勝

故無齊楚之助故可取鄆戰不勝則魏且內之注內鄆公仲

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為不然則

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於魏而

不告韓

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臙腫也使善

扁鵲而無臙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注無為今君

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注以見惡於秦

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注秦以平原君之

故亦惡韓願公之熟計之也

韓相公仲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

公仲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

公必為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

事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

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又奚為挾之以恨魏王李韓

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

中矣伏匿也言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意猶

度權猶變詐令安伏召韓侈而仕之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又怒於周之留成陽君君

人珉逐之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為賢人也所入

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為

秦去韓公疇豎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

入秦楚必為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言二國

明示天下有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

且收之言收以臨齊而市公

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
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齊次弗
納於君注弗使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君
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注以急冠蓋相望秦不救

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為一宿之行田

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

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之主使乎言不足為國之

使冠蓋相望告敝已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曰

使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

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韓氏遂向晉於周周使成恢為之謂魏王曰周必寬

而反之言還也王何不為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

也注有言魏王曰諾成恢因為謂韓王曰遂向晉

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知道韓反之哉道由是

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注不自反韓王曰

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謂費縹曰請令公子牟謂韓王曰費縹西周雋

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玉何不召之以為三川

之守是縹以三川與西周戒也戒恪也謂必盡其

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王勿使
為韓王必為之注此下登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
以止子之事

魏王為九重之盟正注一本且復天子謂尊房喜謂

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言不利而小國

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桓惠王

建信君輕韓熙趙教為謂建信君曰國形有之而存

無之而亡者魏也注趙魏為鄰不可無而從者韓

也注必得韓從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正注謂

輕韓熙以善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

必重矣言必重從則韓輕橫則韓重最近則無從

輕矣趙何從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郢之道

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

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憂疑當作

戰國策卷第八終

